

耶稣上了岸，就有城里一个被鬼附着的人，迎面而来……

《新约·路加福音》

驱魔人



THE EXORCIST

[美] 威廉·P·布拉蒂 著
姚向辉 译

驱魔人



THE EXORCIST

[美] 威廉·P·布拉蒂 著
姚向辉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驱魔人 / (美) 布拉蒂 (Blatty, W. P.) 著; 姚向辉译.
上海: 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09.3
书名原文: The Exorcist
ISBN 978 - 7 - 5327 - 4758 - 0

I. 驱… II. ①布… ②姚… III. 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10803 号

William Peter Blatty

The Exorcist

Copyright © 2007 By William Peter Blatty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Brandt & Hochman Literary Agents, Inc.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0X 2007 By William Peter Blatty

All rights reserved

图字: 09 - 2008 - 845 号

驱魔人 [美]威廉·P·布拉蒂/著 姚向辉/译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c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2.5 插页 2 字数 189,000

2009年3月第1版 2009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00,001—15,000 册

ISBN 978 - 7 - 5327 - 4758 - 0/I · 2654

定价: 25.00 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，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、摘编或复制。
如有质量问题，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。 T: 021 - 36162648

献给贝丝

“(耶稣)上了岸，就有城里一个被鬼附着的人，迎面而来……原来这鬼屡次抓住他，他常被人看守，又被铁链和脚镣捆锁，他竟把锁链挣断……耶稣问他说，你名叫什么。他说，我名叫群……”^①

《圣经·新约·路加福音》(8: 27—30)

詹姆斯·托列罗：杰克逊被挂在肉钩上，他太沉了，把那东西都拉直了。挂了三天他才咽气。

法兰克·布切里(格格笑)：杰基，你真该瞧瞧那厮。他跟大象似的，吉米拿电棍戳他的时候……

托列罗(兴奋地)：他在钩子上扭来扭去，杰基。我们朝他泼水，好让电棍更来劲，他嚎得……

摘自联邦调查局窃听黑手党的电话录音，
关于对威廉·杰克逊实施的谋杀

……对赤色分子做的事情没有别的解释。比方说颅骨里钉了八根铁钉的牧师……还有七个男孩和他们的老师。他们正向我们的天父祈祷，这时候士兵来了。一名士兵抽出刺刀，割掉老师的舌头。另外一名拿筷子插进七个男孩的耳朵里。这样

的事你怎么解释？

汤姆·杜列博士

达豪

奥斯威辛

布痕瓦尔德^②

^① 群的原文是 Legion，接下来的一句是“这是因为附着他的鬼多”。中译引自和合本《圣经》，下同。

^② 达豪（Dachau）、奥斯威辛（Auschwitz）、布痕瓦尔德（Buchenwald），三者均是二战中德国纳粹设立集中营的地点，屠杀了数以百万计的犹太人和反法西斯战士。

目 录

- 序幕： 伊拉克北部 /001
第一部： 发端 /009
第二部： 边缘 /093
第三部： 深渊 /223
第四部：“容我的呼求达到你面前……” /325
尾声 /383

作者按 /391
致谢 /393

序幕： 伊拉克北部

“我，”他努力地想打起精神来，“我，”他努力地想叫出他的名字，但又似乎没有力量，他想不出他的名字，他想不出他的过去，他想不出他的未来，他想不出他的过去和未来，他想不出他的过去和未来，他想不出他的过去和未来。

炽烈的日头晒得老人额头汗出如浆，他却像是要暖手似地握紧了热甜茶杯子。他无法驱走恶事将临的感觉。这感觉仿佛冰凉的湿树叶一般贴在背脊上。

挖掘已经结束。台勒^①受到详细勘察，一个堆积层^②也不放过，其中找到的物件经过细验，贴上标签，装箱运走：床架和垂饰、石雕、阳具塑像、沾了赭土的磨制石臼、表面抛光的罐子。没什么特别的。亚述象牙梳妆盒。还有人。人的骨头。无尽痛楚遗下的脆弱余留，一度使他思索物质是不是摸索着意欲回归上帝的路西法^③。可是，对此他现在也没有更加清楚。甘草和柽柳的香气引得他望向开满罂粟花的山丘、芦苇丛生的原野、遍布石块的崎岖道路，那道路径直通往忧惧。西北方是摩苏尔，东边是伊尔比尔，南方是巴格达和基尔库克，以及尼布甲尼撒二世的火窟^④。他挪动桌子底下的双腿，桌子摆在孤寂

^① 台勒 (Tell)，也译为圆丘、坡。在中东考古学中，标示着古代城市遗址的隆起土丘。这种土丘一般是平顶斜边，类似截顶圆锥。

^② 堆积层 (Stratum)，考古学术语，指古代遗址中的分层，其中由于人类活动所遗留下来的遗迹、遗物和其他有机物所形成的称作“文化层”，而没有人类生活过、不存在任何文化遗物的地层称为“自然层”。

^③ 路西法 (Lucifer)，《圣经》中撒旦的别名，出现于《以赛亚书》(14.12)。路西法是堕落天使的名字，作者在此将物质世界比作路西法，因为物质世界永远是不完美的，相对的，属灵的世界则是完美的。这是基督教某些派别和经院哲学家的观点。

^④ 典出《圣经·旧约·但以理书》，尼布甲尼撒二世造了一尊金像，要众人崇拜，有不遵从的犹太人，尼布甲尼撒二世就将他们投入了火窟中。按照《圣经》记载，这个地方是在巴比伦省的杜拉平原。

的路边茶室^①门口，他低头看看靴子和卡其布长裤上的草渍，啜了一口茶。挖掘已经结束。接下来干什么？他像对待新鲜出土却无法归类的物品一般细细考察这个念头。

身后的茶室里传来呼哧呼哧的气喘声：干瘪的店主拖着脚朝他走来，店主脚上当作拖鞋趿拉着的俄国鞋子踢起团团尘土，备受虐待的鞋跟压在脚跟底下。他的黑影爬上桌子。

“Kaman chay, chawaga?^②”

身穿卡其布衣服的男人摇摇头，只是盯着他脚上那双失了鞋带的破烂鞋子，密密实实覆盖着鞋子的都是困苦生活的碎屑。构成宇宙的要素，他慢慢回想道：物质；但究竟还是属灵的。圣灵，和鞋子，对他来说不过是某种更加基本之物的两个不同方面，更加原初，彻底异质。

影子动了动。库尔德人像一笔旧账似的在旁等候。穿卡其布衣服的老人抬起头，望进对方的眼中，湿润的眼珠子白蒙蒙的，虹膜上好像贴了一层鸡蛋的壳膜。白内障。换了从前，他肯定无法喜爱对方。

他取出钱夹，从钱夹里皱巴巴的物事——几个第纳尔^③、伊拉克驾驶执照、褪色的塑料日历卡，已经过时了十二年——之间摸出一枚硬币。日历卡反面有一段铭文：给予贫者什么，我们死时带走什么。卡片由耶稣传道会^④出资印刷。他

① 原文为 chaykhana，阿拉伯文，是阿拉伯地区常见的休闲场所。

② 阿拉伯文。意思是：“白人，还要茶吗？”

③ 第纳尔（dinar），以及下文的费尔（fai），均是伊拉克的货币单位。1 第纳尔 = 1 000 费尔。按成书时（1971 年）的汇率，1 第纳尔合 2.8 美元。

④ 耶稣传道会（Jesuit Mission），即耶稣会，为天主教的主要修会之一，1534 年 8 月 15 日应当时基督新教的宗教改革成立，获得罗马教廷教宗的许可。耶稣会最主要的任务是教育与传教，在欧洲和世界各地兴办许多大学。

付了茶钱，另在伤痕累累的桌上留下五十费尔当作小费，桌子是阴郁的黑色。

他走向吉普车。钥匙滑进点火开关，发出一声轻响，脆生生地打破了宁静。他静等了一小会儿，感受这份沉寂。高耸的土丘之上，伊尔比尔鳞次栉比的屋顶在远处隐隐浮现，落在云朵之中，仿佛一片碎石砌就、糊上了尘土的祝祷群雕。粘在他背后的叶片贴得愈加紧了。

有什么在等待。

“Allah ma’ak， chawaga. ①”

库尔德人咧嘴微笑，露出一口烂牙，挥手作别。穿卡其布衣服的男人在灵魂深处捞出半点温情，也抬手摆摆，挤出一脸笑容。他刚回头，笑容就消融不见。他打着引擎，拐了一个狭长的偏心 U 字转弯，朝摩苏尔去了。库尔德人站在那里看着，吉普车逐渐加速，他心底里不知为何泛起阵阵失落。是什么离我而去？陌生人在场时他感到了一种什么的存在？某种类似安全感的东西，他回忆着；受庇佑的感觉，深深的平安喜乐。现在这感觉随着吉普车渐行渐远而步步消退。奇特的孤独感笼罩了他。

费神费力的清点工作在六点十分结束。摩苏尔的古物研究员，一位面颊松垂的阿拉伯人，正仔仔细细地在桌上的分类目录中记下最后一个条目。他稍停片刻，用笔尖去蘸墨水，一边抬头观察他的朋友。穿卡其布衣服的男人似乎正神游天外。他站在桌边，手插在口袋里，低头盯着干枯、上了标签的来自往昔的絮语。研究员一动不动地带着几分好奇打量他；旋即低头

① 阿拉伯文。意思是：“真主与你同在，白人。”

继续用极小的整洁字体记录条目。末了，他长出一口气，发现时间已晚，于是搁下了笔。去巴格达的火车八点开出。他收好纸页，问对方要不要喝茶。

穿卡其布衣服的男人摇摇头，他的眼光锁定了桌上的某样东西。阿拉伯人注视着他，心中略有不安。这是什么感觉？空气中有什么存在。他站起身，走过去；他的朋友终于移动身体，伸手拿出一枚护身符，闷闷不乐地攥在手心，他的脖颈立刻感到一阵轻微的刺痛。这是一块绿色的石头，雕成魔神帕祖祖^①的头像模样，帕祖祖是西南风的人格化身。头像双耳贯通，佩戴者拿它当作护盾。

“以恶制恶，”研究员喘着气说，他疲惫不堪地用一册法国科学杂志扇风降温，杂志封面被浸过橄榄油的大拇指指印弄脏了。

他的朋友一动不动；他不予置评。

“出什么问题了？”

没有回答。

“神父？”

穿卡其布衣服的男人还是置若罔闻，他的注意力沉浸在护身符中，这是他最近发现的。过了好一阵子，他放下护身符，抬头向阿拉伯人投来探询的目光。对方说了什么吗？

“没事。”

两人低声互相道别。

到了门口，研究员多加了几分力气握住老人的手。“神父，我心里有个愿望：请你不要去。”

^① 帕祖祖 (Pazuzu)，亚述和巴比伦神话系统中的重要角色，他是风魔神的王，汉比 (Hanbi) 神的儿子。他还是西南风的化身、暴风雨和干旱的传递者。

他朋友柔声的回答中包括了茶、时间，还有必须完成的事项。

“不，不，不。我是说回家。”

穿卡其布衣服的男人却只是盯着阿拉伯人嘴角的一块鹰嘴豆污渍；不过他的视线依然散乱。“回家，”他重复道，这个字眼听起来像是一个终结。

“美国，”阿拉伯研究员添上一句，马上又开始思考为什么要这样说。

穿卡其布衣服的男人看出对方深深关切之心。他一直觉得对方委实有许多可爱之处。

“再见，”他轻声说，然后飞快转身，走进笼罩街道的阴影和归家的旅程当中，不知为什么，他觉得这段旅程的长度未可预料。

“明年再见！”研究员在他身后的门口叫着。穿卡其布衣服的男人再也没有回头。阿拉伯人注视着他逐渐缩小的身影，穿卡其布衣服的男人斜穿过一条窄街，险些撞上飞速行进的敞篷马车。车斗里坐着一位肥硕的阿拉伯妇女，她的脸孔藏在黑色面纱之后。他猜她一定是在赶时间赴约。很快他就看不见他疾步行走的朋友了。

穿卡其布衣服的男人着魔般地狂走不休。他把城市抛在身后，冲出城郊，跨过底格里斯河。到了遗迹附近，他放慢步伐，因为每走一步，他内心模糊的预感就强了一分，恐怖了一分。可是，他必须知道。他必须有所准备。

一块厚木板跨在泥泞的库色河^①上充当桥梁，木板被他的重量压得吱吱作响。他终于到了目的地，站在矗立过十五座大

① 库色河（Khosr River），底格里斯河的支流，穿过古城尼尼微。

门的尼尼微^①的土丘上，这里曾经是令人畏惧的亚述部落的巢穴。这座城池现在应了它的天罚宿命^②，静静躺在浸血的灰尘之下。但是，他仍旧在这里，蹂躏了美梦的他者，空气因他的存在而沉重。

一名库尔德守卫恰好拐弯过来，卸下肩上的长枪，开始朝他跑来，忽然又停下脚步，笑着挥挥手表示认出了他，然后继续他的巡逻。

穿卡其布衣服的男人在遗迹中徘徊。拿布^③的神庙。伊斯塔^④的神庙。他感觉着这里的气氛。他在亚述巴尼拔^⑤的宫殿留步；而后瞥向一尊尚在原处的巨大石灰岩雕像：破损的翅膀，成爪的双足，粗短、鳞茎样的突出阳具，绷紧着露出野性笑容的大嘴。魔神帕祖祖。

他的心底忽然一沉。

他知道。

它要来了。

他盯着尘土。光影飞速移动。他听见城市边缘流浪猛犬遥远的狂吠声。太阳的轨迹开始落向世界边缘的下方。一阵冷风忽然吹起，他放下衬衫袖子，扣起纽扣。风来自西南方。

他拔腿走向摩苏尔赶火车，他深信远古的敌人即将临世，心脏如坠冰窖。

^① 尼尼微 (Nineveh)，曾为亚述帝国的首都，位于底格里斯河沿岸，与今天伊拉克境内的摩苏尔城相接。

^② 典出《圣经·旧约·那鸿书》，此篇预言了尼尼微将要衰弱、陷落和覆亡。

^③ 拿布 (Nabu)，巴比伦的智慧和书写之神。

^④ 伊斯塔 (Ishtar)，巴比伦的丰饶、爱情和战争之神；她也是金星的神格人物。

^⑤ 亚述巴尼拔 (Ashurbanipal)，亚述最后一位伟大的国王，公元前 668—约前 627 年在位。曾在尼尼微设置古代近东第一座有系统、有组织的图书馆。

第一部：发 端

